

西泠藝業

6





春宵无梦不钱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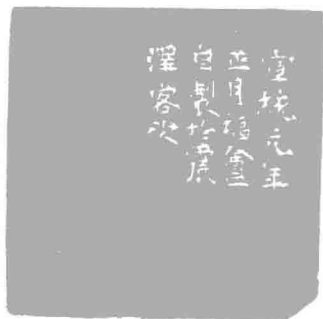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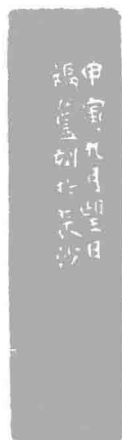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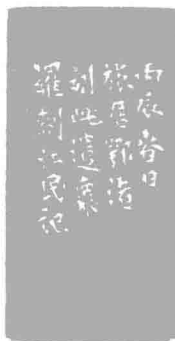
墨汁因缘



山水有情水草木香



仁和王寿祺篆求之印



金石刻画臣能为



00254395



王寿祺印



春住樓



山鸡自爱其羽





乙丑何月望是我再生辰



杭州王褉福厂父印信



真实不虚



古杭王褉私印



以学愈愚



不露文章世已惊



脚踏实地



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缺





以待知者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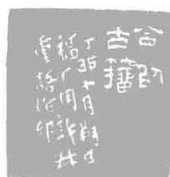
合以古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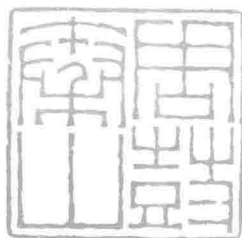
如此至宝存岂多



古杭王提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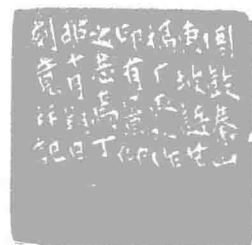
周鼓秦山



只愿无事常相见



鸾翔凤翥众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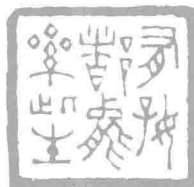




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



王提读碑记



有好都能乐此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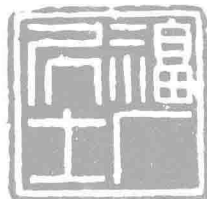
千载笔法留阳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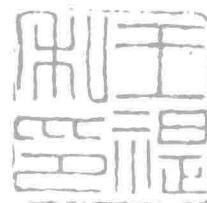
有口能谈手不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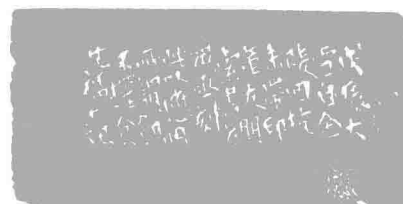
我心安得如石顽



福厂居士



王提私印





古杭王提长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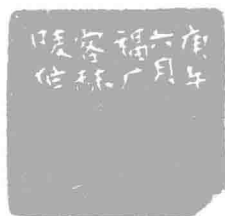
秋月春风等闲度



麋研斋



福厂五十后书



非閑于篆无由得隶



青鞋布袜从此始



自怜无旧业不耻微官





天与多情不自由



我本迂疏落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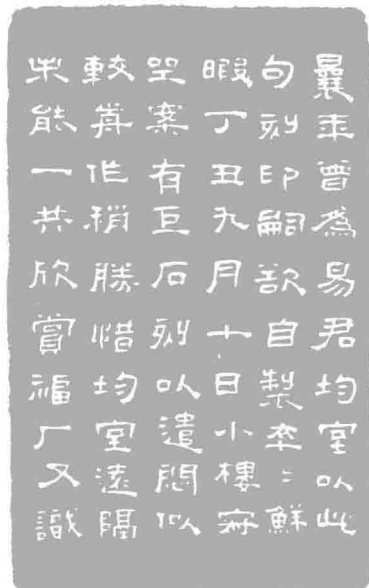
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



激杯观道卧以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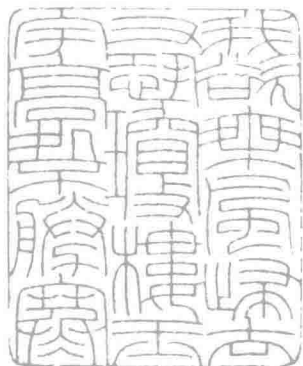


古杭王提长安乐印





東云作筆海為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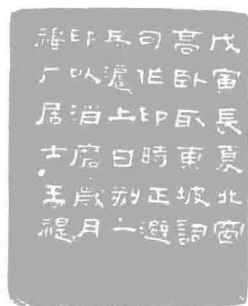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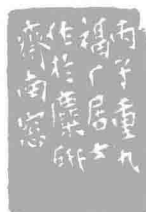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涼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墨花消昼永



兩耳唯于世事聾



好古每開卷居欲常閉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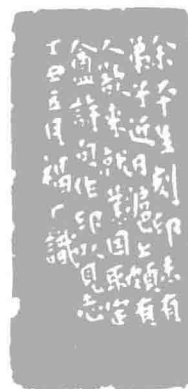
但開風氣不為師



一時興到



人生似春蚕作茧自纏裹



揚子雲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

居，居井之涘，处高

深，勤常近危，酒醪

不入，口藏，水滿，

不得，左，幸于，纒

徽，一旦，專，為，

所，輻，身，提，黃，泉，

揚子云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

居，居井之涘，处高

深，勤常近危，酒醪

不入，口藏，水滿，

不得左右，幸于纒

徽，一旦專，為

所輻，身提黃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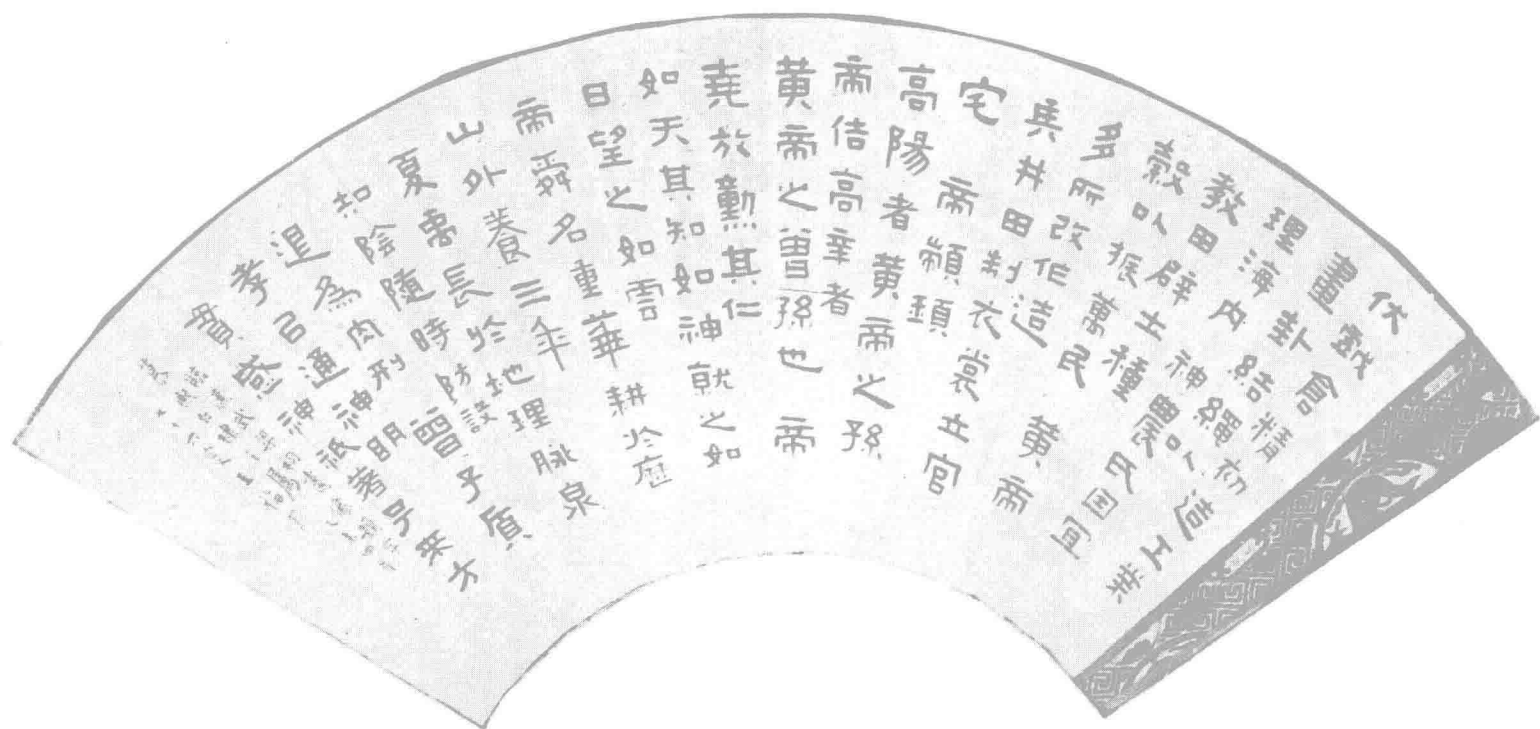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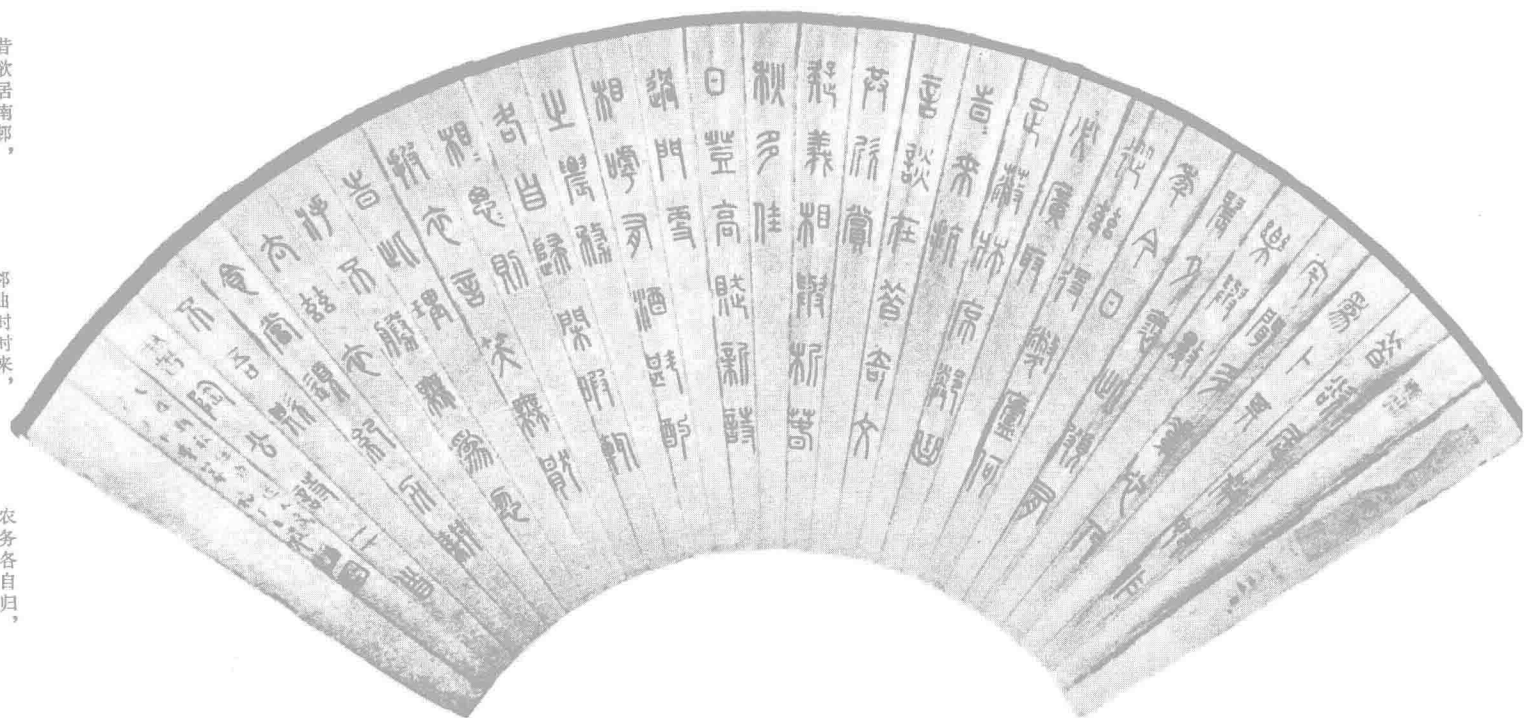
临毛公磨鼎铭文
嗚呼越今幸國湛于澹水况先王王曰父唐余唯鑿至先王命女辭我邦我家內外
悉于小大政轉朕立就許上下若不寧四方殆母童余一人才立引唯乃智余非竟又
鄙女母敢妄虛度夙夕惠我一人離我邦小大猷母折城告余先王若德



昔欲居南郡，
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
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
今日从兹役。
弊庐何必广，
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往来，
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春秋多佳日，
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
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
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
言笑无歇时。
此理将不胜，
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
力耕不吾欺。



書弁山居士集宋人呂勝己謂金門

同伴采雲歸去

辛棄疾新荷葉詞句

待邀明月相依

丁亥夏五福丁王提

詞華命若天馬寫作工秀如來禽此先君子呂虛老人集

翻章森立繁天象

岐易石鼓文字照語也今為

慕熙在隸書之慕熙助於學近亦致力於石鼓頗有心得

寫止正季者來象

後叙之秀也丁亥嘉平之月福丁王提時年六十有八

書 介山居士集宋人黃機 酌江月 轉組水龍吟張輯

楊柳烟濃茶麝徑軟
梧桐雨細荷支風清

狂蘆澹月李弥遜蝶戀等詞句應

鴻均先生法家之屬。即希正學

梧桐雨細荷支風清

戊子仲夏之月福丁王程

正燕子新來绣帘高揭 又海棠开了錦幃初温

南珣女弟選介山居士集宋人詞句屬篆

正燕子新來绣帘高揭

洪适月華清

陳德武百字謔

洪咨夔眼兒媚

周邦彦少年遊

正燕子新來绣帘高揭

乙未暮春之月持默老人王福丁時年七十一六

易曰观乎天文，已察时变。观乎人文，已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推轮为大格之始，大格宁有推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节书文选序

易曰觀乎天文已察時變觀乎人文已化成天下
 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推輪為大格之始，大格
 寧有推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
 何哉！節書文選序

丁酉年仲夏
 王福山書

卜證籍多臧見創
 先辭更逆弋于而老
 坐金明寫獲家無友
 嘗文籀出著自卑陳
 謂古纂源有來書林
 以固壇觸釋釋賓通
 古木變類文鉢金鉅
 鉅金簡出菊若印實念
 印相跡通干皆為亡
 與印經時恭散始友



王福厂先生在一九五〇年十月与作者合影于西泠印社之小龙泓洞前。

更正

(1)《西泠艺丛》(3)沙孟海《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第三段第六行“普通人”应为“普通工人”。

(2)同一期《社藏印谱介绍——顾氏集古印谱》最后一行“损献”应为“捐献”。

物奪風蕩矯衰與頓望北
 還弓駭武引策天吳長國
 翰駘一略無裏公澗城風
 今大代輸數分試山內尖
 朝雕天文英外比舞外千
 佩驕采雄妖高銀惟里
 隄成唐競燒 蛇餘人
 吳吉宗折江頤原莽封
 數思宋腰山哩駝大萬
 風泮祖憺如日臘河里
 流只稍秦此翰象上雪
 人識遜皇多紅欲下歸

八年
主

席

沁

園

春

福

一

書

九

五

圖

麋砚清芬垂万千

咀嚼菁英 缅怀福师

徐家植

八十年代，迎来了山花烂漫的艺术之春。金石书画，也呈现一派异彩缤纷的喜人景象。当人们赏艺咀英之时，常常很自然地想念起已归道山二十多年的著名金石家王福厂（音安，同盩）。今在《西泠艺丛》园地，共咀前辈菁英，以申缅怀之情。

福厂师生于清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早年原名寿祺，号维季，后更名王祺，字福厂，别号罗刹江民、印佣。晚号持默老人。西泠印社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祖父（王言）是嘉庆戊寅举人，大哥（王寿搏）也是举人，特别是他的父亲（王同，号同伯，字尚兰，晚号庐庐老人）对他的艺术成长，影响很大。同伯系光绪丁丑进士，不愿做官，从事文学、金石考证、书刻艺术的研究，致力猎碣甚深，抚临篆隶碑石不下百数十种。著书甚伙，如《校勘金石随笔二卷》、《说文诗书异考》、《考释古泉录》、《杭郡廛谈四卷》、《石鼓集联》、《曹全碑集联》等，以著书教育自娱，曾历任梅青、龟山、塘西、紫阳书院院长。（书院是科举时代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教育机构，当时紫阳书院造就人才遍及各省。书院长的学术地位很高，类似大学校长。）士林擅誉，至今浙杭名胜地区，仍留有他的扁额遗墨。福师幼稟庭训，耳濡目染，并常充当父亲的助手，参与一些著书编纂事务工作，诸如勾模、响拓、抄录、搜集、校对、书辑等。这为福师在金石书刻各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福师生活在这样的书香门第环境中，对旧学很有素养，遂于光绪晚期进学（秀才）。他曾任教于钱塘学堂，该校校长是进士徐左泉先生。任教者多为饱学之士，如锺郁云先生（举人），以福师年最轻。后来，福师因父亲去世，教学工作清苦，难维家门，不得已，就职于沪杭铁路局。（福师少年时，除致力于旧学外，也受晚清西方新学输入的影响，学过一些数学、土木工程学知识。）其时，金石至交丁辅之先生也供职于铁路局，他们志同道合，公余之暇，探讨金石书刻，其乐陶陶。杭州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向为文人雅士汇集之地。当时同伯任紫阳书院院长，具有雅望，加上福师书法篆刻峥嵘，印人因风相聚（如锺商中、吴石潜、叶叶舟等）。光绪甲辰（一九〇四），丁辅之、王福厂、吴石潜、叶叶舟四位先生倡议成立印社，历九年筹资集物，规画筑园，立石勒像，苦心经营，于一九一三年正式成立，推年高望重的吴苍老为社长。在这过程中，福师与苍老结成亲密的关系。我们从吴苍老为福师题的「麋研斋」斋额（麋通眉）中，亦能看出二老交谊。斋额写得浑劲精湛，如鸾翔凤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篆额后的跋语：「食耕学古，耕

现有年，猎碣琅琅，麋寿万千。」前二句赞扬福师的勤学好古，末二句是嘉誉福师篆艺超群，墨迹将长传人间。不仅如此，更有趣的是署款部分，鼎鼎大名，年已八十有一高寿的吴苍老，自称「小弟」，而对一位少三十多岁的忘年之交，上款竟称之为「老兄」「幸正之」，既饶风趣，又极亲切。二老之间的深挚交谊可想而知；同时说明，如果当时福师没有较高的造诣，苍老恐决不会如此轻率用词嘉誉的！

福师早年露头角于东南一带，中年旅居长江中游，其书法篆刻艺术，又有新发展，求书乞刻日众，声名大噪于湘楚江汉间，继而闻于京师（北京），一九二〇年，被北京政府敦聘任职于印铸局。北京当时为政治文化中心，冠盖云集，文风极甚，举凡清室贝子贝勒、文士遗老、骚人墨客、鉴家藏家、学者等，多精于书刻之道，看到福师浑厚挺拔雅隽的艺术风格，面目一新，为之倾倒，争相求件，得之为快。当时文人名流如陈致盩（宝琛）、宝熙、溥氏兄弟、陈中恕（伏庐）陈未通兄弟、罗未言、邵伯璇、马未平、陈半丁、金拱北等，皆为福师文字至交，常相往来。名画家金拱北创办《湖社》，聘请福师为顾问。（福师早年能丹青，中年专工书刻而弃丹青。）故宫博物院院长马未平先生，亦特聘他为顾问，他对清官所藏书画器物精品，多所遇目，对其中铜器、印章、金石拓本等文物，常参与鉴定而决真伪，可知其博闻精审。同时，他在故宫艺术宝库中吸取了大量营养，使自己的书法篆刻艺术更加丰富深广。

北伐战争胜利后，福师应南京政府的聘请，任职于印铸局，虽然待遇甚高，但他对宦游生活并无兴趣，早有引退之意。在许多闲章中，常常流露出这种感情。如曾取白香山句「秋月春风闲度」入印，并在边跋上说：「余服官白下，非我之志，年复一年，苦被束缚，直如浔阳女儿，老大徒伤，因作此印以志恨。」在南京任职二年，一九三〇年便辞官回沪，甘为布衣，乐于事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敌伪政权有位「大人物」，上门来访，想用厚禄聘他任官于伪印铸局，他以年迈多病为词而拒绝。事后他妻刀刻印——「山鸡自爱其羽」，以明坚贞之志。这同梅兰芳先生在「孤岛」蓄须，退出红氍，有异曲同工之妙。正由于福师品格高洁，艺术精湛，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他的老友冒鹤亭先生（拔斋居士）为其七十小像砚刻题铭：「谁欤？此砚王先生，人品与石同砥礪。」这是至交贴切之评。福师以高龄阅尽旧社会的阴霾，对昏暗世事不愿视听，因刻「两耳惟于世事聋」章，以表持默心情，四十年代并自号「持默老人」。新中国诞生后，社会一派新气象，他欣喜鼓舞，于一九五一年国庆，用陶渊明诗句「即事多所欣」入印，歌颂新社会。曾记得解放初期的一个节日，他以耄耋高龄站在马路旁凳子上含笑观看庆祝大游行，被记者偷偷拍下，次日见报，传为佳话。

一九六〇年三月，福师不幸逝世，享年八十有一。家属遵

下转 28 页